



止園集卷二十

延陵吳亮采于甫著

行狀

先府君狀

嗚呼痛哉我府君之棄諸孤也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也先是月之朔在寢門之外部署家政稍爲析箸越七日彌留矣乃就內寢猶然正襟危坐憑几揚末命則命不孝亮秉筆口授之諸孤環侍泣而飲不孝亮蹠而涕洟淫淫不能仰視而府君則聲琅琅也曰生寄也死歸也修短之數聽之而已我幼承父

訓稍藉天資科第倖登清華洊歷又嘗身甘斧鉞首  
植綱常節義無虧志願頗足啓沃侍從不爲卑矣池  
館賓朋不爲不適矣我已怛乎一化浩然兩間汝等  
年齒俱長婚嫁粗畢皆係同胞諒無異念不煩遺慮  
可以忘言有做官者持廉奉公不可趨附爲權門鷹  
犬不做官者耕田教子不至流落爲勢家漁獵此則  
我之深願者也又曰我自通籍二十三年服官什一  
歸田什九首犯江陵幾至萬死再忤吳縣遂遭中廢  
因緣婁江謂可攀附而起而未嘗折節改容終見疑  
沮竟受沉淪我自甘之至于吾父立已剛方居官恬

退吾母相夫貧困育子劬勞愧不能行道顯揚以垂  
永世而滯魄未寧懿德未闡我今已矣安能瞑目哉  
已又浩然作歌一歌曰生死既歷炎涼備嘗而今而  
後孰短孰長脫假木偶丟臭皮囊北山之宅南面而  
王二歌曰節義之名聲溢其實高華之班位浮其德  
雖多顯過或鮮隱慝飾巾自省蓋棺亦得三歌曰天  
道循環人理消息取精已多定算無易卽假數年總  
如一夕勿須過傷各思努力四歌曰氣升太清魄降  
下土乃反而真永無怖苦向兆先徵今識去路緊果  
青衣合歸丹府他如歛服喪儀門帖謝刺無不覩縷

而其四三丁寧者不報訃不治喪不建齋殯止一棺  
葬以七日尤諄諄焉不孝諸孤其敢違治命乎遂卜  
八月二十一日微藉世父寵靈擇地甌山楊梅之麓  
襄大事焉嗚呼痛哉諸孤之所以事府君者終于此  
矣嗚呼痛哉然我府君生平大槩已盡于臨終訣言  
不孝仰天而長號且伏地而諦思之侃直不回阨窮  
不憫完節也聚順無方遺憾罔極永慕也歿壽弗貳  
去來無罣超識也不孝卽欲紀其緒餘又安能增崇  
于昊天益潤于溟海哉乃不孝孱弱鄙陋無能樹立  
以不朽其親我府君自有不朽者在而自不孝過佚

之卽先朝露其能瞑目乎于是忍死茹痛爲先府君  
狀 我吳世居宜興之北吳里始祖慶六公以上譜  
系莫詳再傳而爲旺一公生樂善公諱茂三樂善生  
務本公諱觀務本生古直公諱昊古直生秋厓公諱  
禮封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秋厓生寓菴公諱性是  
爲我府君之父僑寓郡城占籍武進自公始登嘉靖  
乙未進士歷任尚寶司司丞生四子長爲我世父後  
菴公諱可行登嘉靖癸丑進士任翰林院檢討我府  
君其仲也諱中行字子道號復菴登隆慶辛未進士  
歷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前以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

充日講官令甲宜卹故歿之日巡撫朱公鴻謨巡按鹿公久徵循例疏請下儀部覆允賜

諭祭一

壇 諭文曰惟爾雋發菁華名高侍從立朝持正遇事敢言欲力挽乎綱常乃觸權而抗奏譴深削籍恩重賜環宮僚兼造乎青衿講幄納忠于丹宸榮遺雞樹典引鱸尊屢召追鋒遽聞易簣物議已明于月且卹典永慰乎夜臺蓋異數也我祖尚寶公登第需次乞恩就教于河南之南陽我府君生于南陽是爲嘉靖庚子年二月二十一日母曰段安人前母杜贈亦安人府君生而聰穎不類凡兒偶偕諸凡兒水嬉

及溺矣履石獲免若有神佑年十九補郡諸生是年吾母毛孺人來歸年二十二爲嘉靖辛酉舉應天府鄉薦當偕計尚寶公戒勿行曰汝弱冠得雋幸矣士患不立何患不第姑厚蓄以俟徐發躁進何爲府君遂不往是爲嘉靖壬戌世父後菴公乃得分校禮闈明年癸亥尚寶公卽世世父宦羈京師府君得奉諱視含歛竭哀備禮曰藉令偕計博一第不遑將父終天謂何乙丑服闋隆慶戊辰乃試禮闈納卷時見一受卷者諦閱久之令寘他所如是者三放榜竟不錄後知爲忌者所中其人與世父有鄰遂甘心焉府君

曰命也歸益發憤已已卒業南雍爲司成鳳阿姜公  
荆石王公所賞識又明年爲隆慶辛未登進士第十  
五人廷試二甲第十八名選翰林院庶吉士時新鄭  
柄國謂中秘妙選當採擇門望諸有與援及善賈譽  
者業已根抵餘卷皮之高閣會物議沸騰新鄭不憚  
乃盡出諸卷錯綜緣手探策而決府君始得入選中  
非其望也而缺望者不勝耽耽矣入館月再試府君  
輒冠諸名流聲望大起

今上改元癸酉授翰林

院編修以

先帝遺詔覃恩給勅命授文林郎吾

母亦封孺人甲戌我祖母段安人春秋七十高府君

念之不置遂請告歸曰吾不欲以輦上榮易膝下懽  
也怡顏侍養者三年爲丁丑王程迫矣重以母命復  
詣京師留余兄爲家督省侍祖母時江陵柄國仲子  
以尚書起家居然鼎甲府君至江陵握手繆爲懽曰  
禮闈分校以尚書待公良久公遲遲行何也蓋不知  
府君引避之意已得之幾先矣三月復除原職纂修  
大明會典校訂 實錄錄成有白金文綺之 賜  
居無何十月朔日異星見西南光芒亘天都人士莫  
不洵洵先是四日江陵聞父訃翰林當有治喪者府  
君以故事往察江陵意頗不哀心竊怪之迨矯

旨奪情而臺省暨諸公卿聯名乞留不勝憤激遂稱  
疾杜門草疏伏 闕曰吾職不在言乃言者溺職矣  
卽言當首倡雅不欲隨人口吻也是十月十八日疏  
略曰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戒諭

臣工省修共圖消弭臣蒙作養思効涓埃若政事所  
當興革臣僚所當刺舉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  
大者陳之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  
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臣人匪躬之  
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弗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

也今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萬古之  
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  
其安者臣聞君之使臣以禮人之愛人以德元輔夙  
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  
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  
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  
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  
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之上或者  
非其情也臣聞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  
輔謂不以其賢乎矧位當重任則身係具瞻必正已

而後可以正百官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  
上之必留與元輔之不容不留其微權深意非圓神  
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逖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  
或因其不去之迹而加以不韙之疑 皇上尚欲  
其敷化施政端軌移風于海宇之間或者非其理也  
元輔之自信者惟曰聖賢道理 祖宗法之斯二  
語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王子請喪孟  
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  
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  
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

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  
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乃  
內閣首題之疏方以訃聞遂以例請謬矣至臺省乞  
留之疏尤昧成憲實爲贅詞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  
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  
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紆遲不得已爲辭俸之  
請又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  
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 皇上誠虛



懷親賢講學圖理凡元輔所深望者能終慰之雖去  
猶不去也于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  
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  
假營葬竣事趨 朝暫住過來以副倚注斯 君  
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叙  
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  
疏上隨揭江陵江陵傳語曰此疏不可上府君曰業  
已上矣不聞于 君敢告相公乎江陵意大忤曰  
復何言歸候旨耳十九日檢討趙公疏上二十日刑  
部員外艾公主事沈公疏又上詞愈訐江陵怒愈盛

疏留中不發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停刑至二十二日  
乃發丙夜微傳擬 旨杖戍矣先一日府君設案  
焚香于庭南嚮拜者四曰以報吾母已復顧吾母毛  
孺人相嚮拜者再曰老母牀蓐諸兒襁褓以累子矣  
訣而別詣朝房與檢討公席地卧不孝亮與趙子開  
美侍側府君謂檢討公曰事屬綱常言傳簡冊吾輩  
得死所矣須臾逮者至勢甚驚悍府君舉酒盡一卮  
顧謂戚友輩曰吾事畢矣復顧不孝亮曰吾死不懼  
亦不悔無他言空囊懸罄只以十金買一棺殮我蓋  
稱家之無財亦明我之有罪也辭色從容笑而入而

不孝亮則殞越驚惶痛扣闥之無從耳倏忽陰雲陟  
結日無光天鼓轟轟鳴有聲長安道中環而觀者幾  
萬人肩相摩面孔相向皆失色亭午杖而出以板闥  
昇之至道枳不得行赴戶部受編民籍復走京兆馳  
逐竟日瞶眩欲絕者數數也中書秦公餘山亟挾醫  
來投藥一丸始甦昏黑出都門氣息猶奄奄如綫顧  
不孝亮曰吾生矣吾神魂飄揚若無所泊耳中數聞  
神人語曰天地間正氣天地間正氣吾生矣豈非天  
哉又三日進士鄒公杖于廷而厥衛之迫逐者更急  
不得已裹創徙潞河流離艱苦備嘗之矣聞之老醫

治創者杖甫畢隨以黑羊皮傅之出血則易爲力時  
以多人亡羊後患乃如鐵堅不可破以利七首寸寸  
割大盈尺深入寸許擢筋次骨痛尤難忍晝夜呻吟  
不絕聲者月餘腐盡稍生新肌而天不悔禍段安人  
卽世以訃聞府君伏枕大慟曰藉令吾斃杖下可從  
吾母地下矣何以生爲嘔血幾一斗創復潰裂時河  
冰尚合不可以舟而府君決意遙奔又裹創從陸走  
冰雪躑躅血肉淋漓卽道路人見之無不酸楚者及  
抵舍段安人之喪已厝府君就墓側居焉足跡不入  
城市曰吾廬墓禮也歸田分也間與農言農與漁言

上國集 卷二十一  
漁瀾湖沮洳之濱闢地百畝岸樹榆柳池蒔芰荷曰  
吾他日營菟裘足畢老矣己卯服闋會有盜警徙居  
郡城然府君不好城居復于郭外闢隙地爲別墅葛  
巾野服日與二三親友倘佯其間絕不聞戶外事而  
當事者不無小有頓挫借以貢諛壽張恐怖又日惴  
惴不保其家是懼至微服裹糧爲方外游託跡于巢  
廬之間操心慮患憂危可知已如是者六年壬午江  
陵死給事中孫公繼先御史郭公惟賢曹公一鵬交  
章論薦諸言事者皆以府君稱首癸未獻歲 詔  
起原官伏讀 溫綸至有誤聽奸惡小人降罰失

中之旨不忍偃蹇束裝趨命四月抵京師六月陞右  
春坊右中允掌坊事總校 大明會典十月克

經筵講官甲申二月陞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  
事飭規條謝請託諸生假撥率視其歷爲差試率視  
其文爲等雖貴介無所徇士習翕然一新八月陞右  
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纂修 玉牒十二月

題補

日講官直記注

起居故事翰林叙遷

自考滿効勞外非資俸深者不得遷講官供役

經帷體貌崇重非資望隆者不得與而府君起家不  
二載蒙被優渥雖由民譽所歸而是時吳縣柄國亦

欲借此點綴景色不難折節推轂云乃府君性鯁直不善脂韋先是甲申四月臺中論科場事有投鼠之忌竟從左遷政府稍稍猜忌諸言事者而亞相新安復以位逼自嫌倡爲邪正混淆之說希旨甘悅語侵諸言事者時檢討趙公亦晉秩宮贊引疾求去諸公卿復以首揆辭位聯名乞留府君又不勝憤激曰吾卽緘默容容保祿位得矣如公義何復抗言正朝廷一疏略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君權不可一日移也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言臣義不容一念雜也今皇上軫剛離照百僚奉職而猶有敝習相沿

舉朝莫知其非者二事臣謂借留賢之名而保輔臣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借去讒之名而叅言官此壅蔽之漸不可長也科道風聞言事官有專責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條何邇年以來每遇輔臣辭位必羣然起而留之累牘連章頌功贊德蓋昔年保留故相之餘風獨奈何至今存也但當責以大義如周公之告君奭未聞以留行瀆之君也况今輔臣申時行久注 聖衷而必疏留以要君之從寧啻聚蟻之慕羶乎近日所爲偶因言官論事遂悍然起而攻之臆斷株求公言顯斥蓋權臣箝攝孤忠之故智獨奈何

計出此也方冀採以婉詞如潞公之容唐介未聞以拒諫導之君也况昨言官丁此呂未蒙

聖怒而

忽叅斥以成君之過寧啻畫蛇之添足乎夫輔臣表率羣僚旣欣然借譽口于公卿他日或公卿之有辭避也廟堂不當留之以報其德乎冢宰進退百官若公然可甘心于臺諫他日或臺諫而論冢宰各部院不可叅之以快其意乎其流之弊必至大臣持祿養交言官畏罪緘口甚非社稷之利熙明之世所宜有也

皇上試考故籍羣相獎借而保大臣嘉靖四十五年以前所未聞至于不奉旨而叅斥言官則本朝二百餘年以來所創見何晚近世之爲臣者多私而不忠也豈其以弁髦視朝廷乎伏乞

皇上總

攬威福嚴加戒諭永絕偏黨之萌共成平明之理此正朝廷之要務也疏上

嚴旨切責朝議囂然博

士陳公泰來慷慨上書政府曰吳趙二君子得一生于萬死復用之日不肯少曲其學人品卓然今人情洶洶謂二君子必不安其位豈特朝士解體喪氣令四海聞之謂閣下執政未見肅清江陵遺黨而所不合以去者乃以建言得罪故相者也人心何由而服國是何由而定書累千言不報府君亦稱疾乞休兩

疏不允不得已復出視事迨

經筵進講因事納

忠如講貞觀政要詔聘克華聞諫停封一節則進曰  
宮闈之事人所難言情欲之間人所易溺而魏徵切  
諫太宗省改不避嫌疑君臣相孚宜爲史冊之美譚  
也敕點中男詔旨不信一節則進曰蠲租省役君之  
深仁出令任人君之大信若爲臣者阿意順旨爲君  
者拒諫飾非始而差繆不肯匡拯終而亂亡不可收  
拾所係豈不大哉

上每虛已歛容目注而首肯  
焉至講毛詩蠹爾蠻荆一章則進曰無虞旣久積弊  
難除統禡乏一籌之能弓馬非萬人之敵大將以干

請而得在在倖門善地以賄賂而行人人債帥苞苴  
日盛介冑風微或掩敗以爲功或夤緣以求庇譏切  
時政語尤侃直執政者又且色沮而心銜之矣而邪  
比之黨乘機構煽向所耽耽者驟貴用事爲新安幕  
客忌且恚曰而嚮者膺妙選位軋我邇者樹大節名  
又軋我而欲終載高位享大名耶乙酉四月會他言  
事者觸政府忌諱宵人巧譖見坐府君爲黨遂嗾兩  
御史詆他言事者波及府君府君亟稱疾乞休走書  
示不孝輩曰人謀甚險國事大非見幾已遲去志旣  
決萬萬不能援而止矣負郭之圃汎湖之舟當葺以

待我疏四上乃得請循例

賜馳驛復賜路費銀

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既去而御史趙公崇善顧公雲程給事中李公弘道咸爲不平抗疏昌言于朝府君則飄然若脫屣矣歸語不孝輩曰宦海風波人心機穽今得解脫真如檻鹿籠鳥走壙投林何愉快耶杜門里居銷聲屏跡視丁丑編戶時不啻過之而讒忌者謂府君負重望旦夕且將復起密構橫點爲逢世奇貨而某資郎以賄入中舍封豕毒虬藉其通神力齟齬人流言積毀幾至銷骨蓋憂讒畏譏痲心扼腕視獲罪江陵時更不啻過之如是者八年雖經觀風

使者甘公士价陳公惟芝兩疏論薦至癸巳始以侍讀學士起家掌院又南京也聞命甫二日隨具疏辭而人言且至府君笑曰無以爲也不煩鷹擊已决鴻冥矣疏辭至三復得請在籍聽用乃銓評獎覆則云本官抗熏天之勢炤扶墜地之綱常業已捐軀何知榮進當時簪笏滿朝同事者五人耳此不可謂小節今再廢再起等輩已公卿矣科臣舍皎日之節而索冥冥之事略觸邪之忠而設亂政之疑恐未爲至平也時冢宰立峰孫公鑑考功郎儕鶴趙公南星力持公論而府君則决意退休知幾安命就瀟湖之濱勉

山園集 卷二十一  
搆小築曰菟裘居今始有矣魚羹飯何處無之而乃以腐鼠嚇我耶時婁江以予告省侍暫假還里間語所知要府君一過從晤語府君謝曰相公之歸暫耳遙返政府不知者得無以我爲干進耶竟弗往蓋婁江于丁丑事頗爲周旋府君再起忤時每寓書慰勉謂紛紜之際當于夷惠可否間處之府君竟不能從也予告出都適婁江詔起入叅機務一語遂別八載不相聞問乃猶陽浮接引貌示招徠而府君自以介石硜硜執踰垣鑿坏之義此所謂終見疑沮竟受沉淪我自甘之者也乃宮贊趙公能致通顯他承風者

故爲軒輊以陰附之府君甘老明農之志至是益決癸巳當大計京朝官某官留垣者自度不免輒含沙射人爲蜚語以傾府君且乘里中故宦子與同閑有訟事與府君風馬牛不相及而文致之以爲罪其人漏考功法而府君以是爲人口實然而式序甚嚴搜拾殆盡卒無所加于府君則大節固難掩公論終不泯也乃府君謂不孝輩曰吾重創半殘之軀年已逾艾無意用世世亦必不見容吾兩兒倖厠鄉書承家報國以屬兒輩昔年辭疏有云若聖恩之已深益深與臣心之欲報未報者惟教訓子孫世世爲



犬馬圖之非虛語也名根永斷家累且捐十里兼葭  
中已營一壑莫樂餘年而孰意是冬脾疾大作侵尋  
夏秋醫藥罔效竟爾不起嗚呼痛哉鐘鼎之業旣斬  
泉石之緣復慳所謂天道果何如哉蓋府君自丁丑  
以後置身于雷霆震撼與鬼爲伍憂虞旣深乙酉以  
後復置身于風波擾攘以讒爲囹圄倖尤甚卒乃抑  
鬱莫語溘死彌留嗚呼痛哉府君沒而繼山沈公爲  
文弔之曰迅雷訇磕虎豹擇人於焉無死死幽憤乎  
南臯鄒公爲文弔之曰嗚呼子道坎軻死耶爲人忌  
嫉死耶 聖主在宥而禁錮死耶千里同聲不謀

自合非肝膽相照胡以及此我府君可以含笑重壤  
矣府君素稟剛方遇事果決與人交直腸疎節洞見  
底裏絕無媿媿卑疵態人有過多面折之不能容至  
有遺書絕交者天性孝友莊事我世父後菴公終其  
身未嘗敢以鴈行進也世父亦愛之甚篤待子姓有  
禮法族有窶不能活及不能婚塋者時周其乏尤加  
意祖隴承先志拓義田百餘畝以贍族待戚友有恩  
通財周急至捐金不問劉公應谷無子以女字余弟  
京會其嗣子伏重辜憂憤暴卒夫人相繼卽世家貲  
盡爲諸奴掠去府君亟撫其孤女歸所遺田受其瘠

者旋鬻之爲營葬事窻窻甫畢松楸闐然伏臘則令  
余弟爲之贍掃曰吾不忍負死者于地下也母舅毛  
公二思食廩需貢文行束修里中胥挾怨構訟當事  
者引嫌故督過之且嬰木索幾陷大辟府君力雪其  
寃至要明神指白日爲誓誣始解戊子歲大稜設糜  
粥活飢者若干人居家約束諸臧獲兢兢歛手奉法  
惟謹至于朝夕討不孝輩督誨之曰讀書做人是汝  
輩事但願各自支撐及時努力好學勤苦必置身于  
雲霄制行雅醇毋得罪于閭里而父之顯榮不足藉  
也又曰汝等試觀而父豈能改面易容阿世希寵以

博榮名居厚利爲子孫作馬牛者愚而多財賢而多  
財俱非所望于吾兒也吾嘗謂官居鼎鉉猶然守今  
日之舊茹蔬服素子孫以清白稱其爲愉快或不在  
醲酣華腴下耳嗚呼痛哉法言在耳師保若臨不孝  
輩闖茸孟浪碌碌中下不得復聆馨咳一指迷途嗚  
呼痛哉府君享年五十有五配卽吾母毛孺人結髮  
三十七年相莊無間言子女皆吾母出子八長宗雍  
太學生辛卯春卒府君哭之慟居恒念之鬱鬱不樂  
脾疾所由作也娶陳氏次二卽不孝亮娶蔣氏繼娶  
蔣氏次三奕太學生娶馬氏繼娶徐氏次四玄與不



上國集 卷二十一  
嗚呼痛哉不孝亮烏忍爲吾母狀也不孝以戊申冬抄奉 命按宣雲乞假歸省明年吾母七十誕惟仲冬不孝以獻歲之三日治一觴鞠脰爲壽吾母雅不欲觴勉爲不孝觴曰不觴無以安游子心越數日不孝俶裝單車就道母送之雲陽淚簌簌下曰兒爲天子使至榮幸顧子身絕塞舉目無親奈何泣而別迨出關若隔世矣又明年不孝旣竣事報滿請代久之得 俞旨而代者逡巡不至不孝念母春秋高觀風望雲輒心悸會有所建白牴牾遂拂衣歸歸見吾母喜可知也詎意歲星甫周吾母遽棄諸孤養嗚

呼痛哉不孝亮負

國恩干憲典謂何爲母耳承顏未幾忽罹凶愍 君親兩失忠孝全虧生不得比

于人臣死不得比于人子嗚呼痛哉不孝亮又烏能纏纏爲吾母狀也則弟京伏而泣曰嚮者巳酉冬除母以周氏姊驟物悼心失圖隕而欲絕者數數矣是時兄按宣雲兄玄守東昌兄奕弟竟弟襄並上春官獨京與褒侍左右脫有不諱抱終天者七子而五可勝恨哉今也不幸至于大故猶幸而兄返初服躬湯藥親含歛諸孤亦有所藉手以歲大事是天佑吾母敬吾兄而不棄諸孤也狀吾母者非兄而誰言巳相

嚮而哭皆失聲則又跪而泣曰傷哉京不肖不能蚤  
自樹立以慰吾母而又以餽粥之弗給爲吾母憂卽  
訣之前數日猶爲京厯厯焉而今已矣嗚呼痛哉弟  
克蹠而泣曰克不肖幸厠賢書公車且四上悲離勞  
苦實煩母心諸孤所奉餐錢盡撤之以供靡屨不給  
則資質劑權子母以佐之卽橐如洗子舍不及聞有  
縮口體以程羨而已今不肖之顯揚何如也嗚呼痛  
哉弟襄蹠而泣曰兄善病婦病且久閫之內步不能  
以尺盥漱而候寢門歲不能及一母憂心忡忡撫眎  
之踵日暮旁午如織也酒漿醯醢以身代之曰無使

心勞益之疾也而今已矣嗚呼痛哉不孝亮又仰天  
而號曰傷哉此固母之疾所由深也丁亥喪兒婦蔣  
戊子喪弟婦馬辛卯喪我伯兄癸巳喪我丘嫂癸卯  
兒繼婦蔣喪于京師母無不哭之慟蓋遞死遞哀遞  
哀遞傷驚魂怵志展轉反側惟寐忘之而子病則憂  
女病則憂諸婦病則憂諸孫若孫女若諸孫婦病則  
憂甚者未病而憂病良已而猶憂憂不歇而精日耗  
矣天乎天乎多男多累則不孝輩實深之痛忍言哉  
痛忍言哉女弟文泣曰固也女尤累母女歸曹實依  
母宇下踰十年未舉子母以爲慮旣多病且亟母以

爲憂曰與其無年無寧無子嗚呼痛哉母一而已女  
無母胡恃矣與其無母無寧無年嗚呼痛哉弟褒泣  
曰褒最幼生十七年而失吾父又十七年而失吾母  
母視七子一而憐愛褒特甚廼依依膝下不能終其  
身析箸徙業在河之涘盈盈脉脉誰可告語嗚呼痛  
哉猶子儼思匍匐而泣曰孤不天夙遭險釁父母背  
棄兄弟伶仃不有祖母無以至今日昨孤病瀕危祖  
母以身禱爲孤請命今祖母棄孤孤不能從孤罪滋  
大孤痛滋深嗚呼傷哉旣渝月弟奕徒跣扶服自京  
師來奔憑棺而慟曰天乎何降罰于奕若斯酷也依

親而歸舍親而出藉令銓無壅格捧檄歸猶及呼皋  
其復而需次一期抱恨千古天耶人耶嗚呼痛哉弟  
玄徒跣扶服自東昌來奔憑棺而慟曰不孝玄通籍  
十有四年未能以一命及二親也治魯無狀虛糜三  
載豈五馬是爲曰庶幾徼主上寵靈以報罔極

恩萬分一乎乃時時遣童子問母安否必曰安問母  
起居曰彊飯曰神益王曰日誦佛以千禮大士以百  
無恙也今遽至此耶嗚呼痛哉于是曹倩世美在帷  
之外聞諸孤噉噉不休拭淚而告曰外母業已在殯  
論定于斯不朽其親當圖其大者幸輟哀狀之毀無

以也不孝亮稽顙受命就喪次載繹載哭勉爲狀曰  
母毛姓武進邑昇西里人以先大夫任翰林編修

覃恩封孺人以不孝亮任中書舍人 覃恩進封

太宜人父學古公諱誠母陳孺人大父古菴公諱憲

禮科右給事中以忠直立 朝以理學名世以禮讓

教家故其子姓彬彬非獨外德茂蓋亦有壺則焉先

大父尚寶丞寓菴公質直端方亦猶行古之道一再

侍古菴公與學古公善氣誼相合締爲婚姻太宜人

年十九歸先大夫婉孌相得也先大夫親逆時拾一

牙章其文曰辛未子大夫印太宜人喜曰此貴徵乎

辛酉先大夫甫弱冠舉于鄉辛未始成進士厥後爵

列爲大夫鳳占叶祥蓋其驗矣尚寶公遇諸子婦嚴

先太母段安人積織發家務爲操切太宜人孝謹有

加服必當揮梳食必當匕箸一切伏臘賓享滫瀡甘

麗靡不願指辨者故于諸姒中最得兩尊人心壬戌

先大夫以尚寶公命謝公車癸亥丁尚寶公喪太宜

人相之誠信無憾哀毀踰于禮先大夫旣成進士爲

庶常吉士太宜人如京師三載時連舉諸孤凡六女

一皆無害大者舞象勺幼者在羈髻著膝前望哺太

宜人恩勤閔鬻舍飴必均衣敝履穿親爲苴補然卒

不以寸絲尺縠掛兒體曰母導淫且爲兒惜福也甲戌從先大夫省段安人于家丁丑起家大宜人復如京師十月先大夫建言忤江陵罪叵測與太宜人再拜訣而別太宜人泣曰此丈夫事妾何敢效兒女子囁嚅態獨無奈老姑弱息何耳詣闕下候逮當具囚服太宜人手自縫紉一鍼一淚一淚一血及受杖血肉狼籍顧不得聞婦人聲咳惟有墜戶搥膺而已十二月段安人訃聞從先大夫冒米雪奔而歸廬于墓哀毀視喪尚寶公尤過之癸未先大夫蒙恩還職太宜人復如京師時諸孤凡八四者室于家太

宜人不無內外顧先大夫以伉直復忤當路屢疏乞歸太宜人由由然曰鹿門偕隱吾志也毋論室無謫途無嗟而甘退若進勇邁適軸有相成者焉歸數年中經骨肉之變用畫傷心雖不孝亮玄並舉于鄉無足以解憂者甲午先大夫患脾疾七月而殊竟不起太宜人一慟幾絕百念盡灰第討不孝輩而訓之曰吾以而存者不獲從逝者而所以不逝逝者惟勉旃自樹無忝爾所生吾有慎戶牡稱未亡人而已矣太宜人幼聰穎受公宮教通孝經小學少儀內則諸篇及列女傳四子書無不淹浹不孝亮童時猶及聞太



宜人稱引古昔津津舉全文似之不第曉大義也者故其敦倫庸禮慮事揆策爲婦順爲母儀爲丈夫槩真有周折中規矩者段安人年至嬰未疾在牀蓐數載太宜人侍帷簣浣踰厠惟謹退而漿粥脯醢之類相屬間募方品選肥脆手調其飪而夔夔進之候段安人色喜亦喜安人每舉箸必旣旣而笑曰小損之母令老人口爽也癸未如京師母孺人疾太漸迫于祖道彊而別太宜人慟曰女之嫁也惟夫是從乃至爲絕裾叱馭耶終其身念及母孺人未嘗不淚潄潄滿眶也其孝有如此者先世父太史後菴公長于先

大夫十三歲先大夫莊之如父太宜人莊之如翁或節辰生朝治觴上食必精虔豐潔其所爲手調而候顏色以進一如所以候段安人者必舉箸必酌而後卽安先世父喜語不孝輩曰而母不伯視我而翁視我蓋數十年匪懈也聖善哉而母也伯舅二樂翁長于太宜人九歲各垂白首稱七十若八十矣相見必載拜迎送必渝闕歲時必肅禮衣而謁之每食新必分饋而後敢嘗其恭有如此者先大夫以弱冠舉有雋聲稍稍侈聲酒太宜人婉諫曰君誠壯無事急一第不念尚寶公日未暝乎先大夫爲愕錯廢聲酒大

肆力于文章竟魁多士先大夫性卞急不能面藏人  
過太宜人以婉劑之曰母好盡以櫻人人情固山川  
險不啻也先大夫喜語不孝輩曰吾得而母如吾益  
友其順而正有如此者伯舅二思公爲里胥所構幾  
陷大辟太宜人日夜泣求所以白見寃狀先大夫爲  
出矢言要明神而後解叔舅家漸落太宜人念之時  
以擔石相調叔舅戇或不屑則又恚曰固知升斗水  
不足活汝吾以盡吾心而已女兄弟四人獨周氏姊  
貧而寡太宜人爲儻舍居食之死爲具棺殮哭盡哀  
其友愛有如此者戊子歲大侵先大夫設糜粥饑者

而廩空莫給太宜人爲解服脫簪助之所起溝瘠無  
算見孤寡老弱心尤惻惻爲輟餐損饗餼其口其惠  
有如此者太宜人初年待諸子婦甚肅晨坐北堂朝  
諸子婦不命之坐不敢坐斤斤如也中歲而响嘔卵  
翼若惟恐傷之老而彌篤諸孤各授室析居相去數  
百武定省以時辰而畢集太宜人必預戒饑饉以待  
曰慮兒腹不果以我故餒也有後至者必遣平頭陰  
伺之非讓愆期又惟恐兒有病苦爲是皇皇耳女弟  
病不能出戶日必遣人兩省之或瞑眩諱不以聞太  
宜人必心動輒自往啓幌而入女弟最孝能委曲承

母權太宜人亦甚憐愛之有相依爲命也者蓋太宜人  
人之保諸孤也顧復無已呼吸靡間肝腸寸寸裂不  
啻惘瘵切身矣不孝亮再喪妻中饋無主食瘦不以  
時衣垢不澣米鹽瑣屑不問不舉遺穉笄笄饑而啼  
寒而號莫恤也太宜人庚念之曰兒操家秉良苦孰  
與分猷念者時爲不孝理衣食而衣食諸穉孫又不  
令不孝知曰母傷厥考心不孝初艱于子有子殤于  
痘旣連舉子太宜人爲廩廩襁而育之閭中旣而屬  
所善勝侍先大夫巾櫛者曰吾不能左提而右挈之  
吾撫其大者而撫其小者痘行皆獲全活今且勝衣

冠抱子矣夫孰非免于太宜人之懷也頃不孝自塞  
上歸髭髮彊半白太宜人竊傷之私語侍媪曰兒勞  
苦王事未五十而遽皤然若翁耶今得謝幸矣蓋太  
宜人之顧復不孝亮者又百倍諸孤也其慈有如此  
者太宜人生于殷盛歸于顯融兩膺 封誥稱貴

重矣作苦執勞輒身先力指夏理絲泉冬理木綿機  
杼聲軋軋不休語諸婦曰玄黃絺綌婦職也而無謂  
老人執斲辟纊猶倍若不孝輩跽請曰得非有不給  
于體耶何自苦乃爾太宜人曰若未遽文伯我何敢  
希敬姜吾自樂此爲之不輟每孫女釐嫁必出篋中

山園集 卷二十一 二十六  
餘布若干實其奩曰吾不能以統綺益汝擊悅且欲  
汝曹覩裙布師吾儉也至于腰膈必時醢醢麴麴必  
夙蓋藏必謹度閣必登出納必籍其勤有如此者居  
恒衣大練不曳帛遇賓祭吉祥間一御綺縠不終日  
隨扃而鐫之不孝輩或恭用幣輒拒弗納衣垢侍兒  
請澣曰澣曰否衣亟澣則亟侵敝無日矣姑滌襟袖  
吾復箸之此久道也食不重肉飯脫粟粥必雜麥糜  
與婢子共麤糲而餐不孝輩或鮮腆致用酒戒無踰  
二簋卽加簋不饗矣出御小輿至弊不任肩從者一  
二蒼頭不知其爲貴人也其儉有如此者自先大夫

卽世姻戚交際悉謝絕卽盤匱問餽一無所受曰娶  
婦無以爲禮從嫂于以太宜人衣布也遺所自織  
者兩端彊而納之卒償其直無何從嫂亡太宜人每  
語人曰幸及其存也而償之不然吾負亡者于冥冥  
矣平居小有所貸卽緡以上當疾革時猶腹盡指屈  
其其應償若干探牀頭餘蚨酬之曰吾死不負人其  
介有如此者遇內外戚踈尊卑上下無所失待子壻  
莊于賓而慈于子壻亦怙之如母忘乎其爲半子也  
從子婦有不宜子者爲旦夕虔禱曰其得雄以嗣適  
乎幾幾望之如其婦諸從婦亦親之如姑忘乎其爲

猶子也臧獲以歲時泥首輒遜避不欲當不孝輩或  
登科拜官出告反面或爲諸孫納婦請以北面禮謁  
見太宜人泫然曰吾未亡人其何敢專承之亟反走  
先大夫祠下立主右乃受曰猶之乎與而父儷也其  
周于情禮有如此者戊戌玄舉進士報至不色喜曰  
奈何弟先已不孝亮舉于辛丑則喜奕舉于庚子則  
喜竟襄先後舉則又不甚喜如戊戌時蓋以弟京實  
兄二季負奇攻苦屢試不售用是邑邑則又撫京慰  
解之曰而不難一舉舉固有時已復悽然曰第恐吾  
崦嵫日迫耳迨奕舉于庚戌則又喜旋奉  
詔依

親歸途適與不孝會聯袂入里門並拜堂下則又喜  
曰吾不喜兒得第喜仲兒棄官歸以色養也旣聞銓  
司糾擅去者擬奪三級太宜人從容顧不孝曰兒無  
以此介介也不孝跽對曰兒入關時業已敝屣一官  
矣不秩是鑄而級是奪猶及寬政其又誰懟太宜人  
微頷之旣而不得  
旨復中以考功法奪一級太  
宜人慰勞如初不孝復跽問曰母謂何太宜人笑曰  
吾第知得兒喜庸詎知兒失官且人以私中而法行  
之兒以法謫寧懟法吾嚮不難爲龐公妻今豈難爲  
介子母耶與子隱矣先是恒戒不孝輩曰吾家德涼

祚薄而祖父兄弟三世叨爵祿蒸蒸乎盛矣 國恩  
難負天道忌盈兒輩宜知止足以謙受之雖損益也  
吾無華膺望但求骨肉保聚庶幾無疾病足矣其洞  
達識道理有如此者晚歲好佛飭一室奉觀音大士  
晨起誦金剛普門楞嚴般若諸經呪數百遍勺水不  
敢入口析旃檀必以寸稱佛號弘厲而悲五體投地  
宣說男女某某婦某某氏歷歷不遺曰氏老矣福田  
利益無所覬願爲兒婦輩懺悔除無始以來障業及  
一切離垢罪綿壽算而已月持齋者什日而七卽不  
齋食僅鮭菜不輕殺生往亦不輕施僧適有闍黎立

募虔苦爲廣招檀越一時歡喜布施者麇集其僧隨  
涅槃有蜀僧募塑大士丈六金身太宜人先感異夢  
謂諸孤曰兒將以七裘觴我乎無益奉母何如奉佛  
是則真心報母恩諸孤奉命各捐貲共百金成之未  
幾燬于火大士又以夢告家事無鉅細必稟于佛而  
行夢寐間恍惚見大士往來言家門襍祥吉凶往往  
竒中倘所謂清明在躬其志如神者乎戚里有多藏  
誨盜者縱橫逮捕拷訊不得實纍纍伏於非辜太宜  
人合掌曰善哉物去幸復來迺以人殉如墮落何又  
聞有箠輿僮至斃者爲懣然曰一朝之忿而以人軀

命戲乎則又戒不孝輩曰兒曹勿草草用棒刑罰不  
中迺至此雖悔曷追矣它如杠有圯曰必吾葺途有  
湫曰必吾甃卽甚窘務勉應之其作善好生有如  
此者太宜人素精健顧以多產耗血多憂損神年來  
患齒痛每腫及于頤呻吟徹夜寢不帖席恐爲不孝  
輩所覺貽之憂復彊起櫛沐若無恙然而病已積漸  
不支矣六月之朔脾稍不調苦秘結似痢醫下之而  
不敢盡自是火愈滯脾漸弱越十一日始伏枕猶勉  
進粥糜一二甌乃神氣不稍減枕上時聞唄誦聲琅  
琅也忽一夕自詫曰久矣吾不復夢大士來其真病

耶不孝輩問所苦曰我無所苦但覺火炎炎氣奄奄  
而胸若結轡耳至二十七日卯刻恬然而瞑嗚呼痛  
哉距其生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  
二先四年太宜人自構美材寘之別墅曰吾大歸後  
無以累諸子已酉病甚小間謂京曰兒勿怖吾尚不  
死卽不諱其七十二乎今果符其言嗚呼若太宜人  
者豈真得西方之教條然于去來之際者耶旣屬續  
霖三日如注溽暑不侵及殮顏如生東首始遷庭內  
聚哭始復門內親哭始舍內姻至而哭始歛舉宗畢  
至而哭始殯外姻母至而哭男女僕百餘曹蒲伏卽

序而哭諸受糈者受施者受恩者誦義者望門而哭  
嗚呼痛哉是可以觀太宜人矣所生八男一女皆同  
胞長男雍太學生娶宜興陳氏次男亮辛丑進士原  
任宣大巡按御史娶同邑蔣氏贈孺人繼亦蔣氏封  
孺人次男奕庚戌進士新選浙江縉雲知縣娶同邑  
馬氏繼徐氏次男玄戊戌進士任山東東昌知府娶  
泰興張氏封安人次男京太學生娶江陰劉氏次男  
竟庚子舉人娶同邑白氏次男襄癸卯舉人娶宜興  
曹氏次男褒太學生娶同邑白氏女文適宜興曹師  
讓太學生孫男二十人雍出者二儼思郡諸生娶毛

氏孝思娶同邑金氏亮出者八寬思娶蔣氏柔思娶  
同邑董氏恭思邑諸生聘同邑錢氏敬思聘宜興曹  
氏毅思聘丹陽荆氏直思聘同邑鄭氏簡思聘宜興  
陳氏剛思聘丹陽姜氏玄出者九爾思邑諸生娶毛  
氏我思邑諸生娶毛氏衆思聘丹陽賀氏少思有思  
未聘無思聘同邑周氏是思匪思百思未聘京出者  
三贊思聘同邑董氏賢思聘宜興任氏贊思未聘竟  
出者一禹思未聘襄出者一顯思聘丹陽賀氏褒出  
者五肅思聘同邑白氏又思哲思謀思聖思俱未聘  
孫女二十四人亮出者四一字宜興陳于泰一字宜



與蔣胤淳一字同邑龔九鼎一未字奕出者五一適  
同邑張東星一字丹陽姜紹書一字宜興史元孫餘  
未字玄出者八一適丹陽姜志寅邑諸生一適宜興  
曹茂清邑諸生一適同邑張典文一字同邑陸騰驥  
一字宜興何熙祚邑諸生一字同邑惲詡一字同邑  
薛尊生餘未字京出者二一適同邑孫觚一未字襄  
出者一字華亭范能迪褒出者四一字同邑董祖綦  
餘未字曾孫男三人爾思出者守揆我思出者守觀  
寬思出者守大俱未聘曾孫女七人儼思爾思出者  
各二我思衆思寬思出者各一俱未字不孝亮等將  
以壬子年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時奉太宜人柩啓先  
大夫兆合窆于甌山楊梅麓之原謹瀝血具狀如右  
仰冀 名世君子哀憐而錫之一言以垂不朽不孝  
亮等曷勝悲慟懇祈之至

止園集卷二十終

上野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